

大侠龙卷风

第一卷

二册



墨餘生 著

《香港》

第54A-1

U4568
mY5-1
C-1

第八回

兄弟相逢 奇术惊奇士 师徒巧遇 新技显新猷

这时，明因师太才对雪庵和尚说出述明兄弟的师承和身世，雪庵和尚拉着述明兄弟的小手，仔细端详一会才叹道：“小友！你知道么？你祖父在往日和我也是一殿之臣，不过他是忠于为国，落得忠臣的美誉；我是忠于君，只好流浪这一辈子了”述明见他说和祖父是一殿之臣，连忙喊一声“叔祖……”跪了下去，本还要说些什么，可是喉咙里一哽咽，竟无法说下去，雪庵和尚看到述先也跪在述明的旁边，泪流满面，这是黯然神伤，忙拉他俩兄弟起来道：“你俩兄弟也不必伤心，你们的父亲于冕据说并没有被害……”

王述明听说他父亲仍在世上，不禁喜跃，忙问道：“叔祖知道我父亲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也许你到黔中去找，可能遇得到……”雪庵和尚说到这里，突然又改口说道：“以后不准再喊什么叔祖，伯伯的，我们出家人不爱理这一套，还是喊和尚动听些！”

王述明笑道：“晚辈怎敢！”

罗凤英和蝉儿两人趁着明因师太介绍王述明述先兄弟的身世的时候，四双眼睛瞬也不瞬地朝王述明的身上打量，只见

他生得鼻梁丰满，齿白唇红，灵秀异常，尤其那双朗星似的眼睛，开阖之间神光四射，身型倒像十六七岁，可是满脸稚气未除，如果不是述明刚才露出那手轻巧，任何人也看不出这年轻的孩子，身怀绝世的武功。这时，风英悄悄在蝉儿的耳朵旁说道：“他这付面赠给女孩子是多好，”蝉儿刚想回答，却听到述明说的那句“晚辈怎敢！”不由得扑嗤一笑。

风英瞪了她一眼，嗔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谁叫他胆子那么小，左一个不敢，右一个不敢，不知道他敢什么来看……？”蝉儿带笑说出这几句话，若得燕云姐妹也笑个不停。

述明也自己觉到脸上有点热烘烘地，不大好受。还幸得这种尴尬的情形，被明因师太看在眼里，忙轻叱风英道：“看你那么大了还是那么小孩子样地胡闹！”又转回对述明道：“小友不必和我们客气了，你把我们叫做和尚尼姑，也都可以……”“晚辈不……”述明正待说个“敢”字，陡然想起刚才风英姐妹，正笑他左一个不敢，右一个不敢，却把将要出嘴的话咽了回去，急得连话也说不出，这付尊容，更使她们笑的前俯后仰，花枝招展，连到明因师太、雪庵和尚、王述先，甚至王述明本人也觉得忍俊难禁，一片欢笑的声音，冲破了月下的静寂。

好容易停下笑声，明因师太才道：“就称呼我们的法名，法号吧！这该不客气了，事实上如果按照江湖上的辈份来说，我们真不敢自居前辈，反而要喊你做师祖宗了。”

述明只好道：“出山的时候，恩师就再三叮咛，只要遇上有年纪的人，就要称为前辈，因为恩师几百年来很少在江湖上行走，而且各有所承，似也不应论辈分而致隔阂，可是师太却是哥哥的师父，雪庵老前辈又是师太的好友，这个辈份岂能不

论？”

雪庵和尚听了笑笑道：“就是这样吧，你已经把辈份喊出来了，我们也就冒居前辈吧！”又对明因师太道：“你这几天可是化不到缘？”

明因师太一怔，笑问：“你这话怎讲？”

“你看今夜月明中天，夜凉如水，人生已是难得享受之种景致，尤其老友小友都在一起为什么不请我们喝上几杯？”

“哦！”明因师太恍然笑骂道：“你这酒肉和尚一到来就胡诌，怪得谁来？”忙回头吩咐凤英去张罗酒菜，凤英应了一声，拉着蝉儿回到庵里去了。

不一会，凤英笑嘻嘻地和蝉儿拿了酒菜出来，把酒菜摆在一张厚厚的石桌上，蝉儿把酒杯在各人的面前摆好了，最后轮到述明的面前，她轻轻把酒杯朝桌上一个酒杯形的小洞，述明知道蝉儿存心比试功力，当下笑一笑道：“在山上的时候，也还常陪恩师喝上几杯，可是都是拿起杯来喝，蝉师姐把杯子弄到桌子度下了叫我怎样喝法？”“别在装傻了，要喝就连桌子端起喝吧！”蝉儿也明白王述明在捣鬼，明因师太也知道蝉儿个性好强，听说述明艺术高强，不露一手是不甘心的，同时自己也想知道述明的内功高到何等程序，能否抵抗得未来的强敌，所以也不加阻止，反而微笑道：“小友就显一手给我这个徒儿看看吧，不然她真不知天高地厚，到处亮相，将来碰的钉子倒要怪老衲了！”

雪庵和尚他笑对述明道：“小友不妨露一手吧！”

述明无可奈何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晚辈只好有僭了”说完转过身去，向空中默默了一会，然后笑问蝉儿道：“请问蝉师姐要我怎样喝法？”蝉儿不由得脸上一红，嗔道：“谁知道你要怎样

喝法？不要婆婆妈妈了！”述明答声“好！”轻步一移，整个身躯就挪出七八丈，明因师太和雪庵和尚不由得互相看了一眼，面容上也微微变色。

王述明离开桌子之后，转过身来，也不见他怎样凝神运气，就只站在那边不动，蝉儿走上去叱道：“叫你喝酒，你却站在这里发什么呆？”可是王述明并没有理她。王述先觉得很奇怪，无意中朝桌上酒杯一看，“啊哟！竟惊叫出声来，原来那酒杯里满杯的酒，已经干了一半，明因师太和雪庵和尚看到这种情形，也不由自主地鼓掌喝采。

蝉儿见桌子这边乱哄哄地，忙来过一看，皱着眉嘀咕道：“人家叫他喝酒，他却变什么戏法？”

罗凤英拉着蝉儿，在耳边轻轻道：“师妹别说是戏法惹人笑话了，今夜我们总算有眼福哩！你请看这个！”指着杯口上面教蝉儿看，蝉儿顺着凤英指的地方仔细地看，才见杯里的酒被逼成比头发还要细的银线，伸引到站在七八丈外王述明嘴里。半晌，又见桌子的酒杯慢慢高起来，一会儿就离开了桌面，呼一声响，竟飞到述明那边。述明就在各人的掌声中，回到桌边对师太和雪庵和尚拱手微笑道：“在两位老前辈面前献丑了！”接着把杯子轻轻放回桌上，各人顺着杯子看到桌面，又是轰雷般喝起采来，罗凤贡几个更是娇舌不下，原来那桌面被蝉儿接凹下去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恢复原状，可见述明吸取酒杯的时候，他是用气功把石粉从底下托起酒杯，尤其他竟能用腹内丹水隔空融合，使那石粉胶在一起，这种儒释道三教归元的上乘功夫，更是在座各人望尘莫及了。

雪庵和尚待述明落坐之后，指着述明的肩背大嚷道：“小友刚才显那手‘金龙取水’真太妙了，单单是这一手已可无敌

于天下，有小友一人帮忙，那怕十个赤身魔女也不是敌手，倒如免贫僧跋涉一场了！”

述明正色庄容道：“老前辈太过谬奖了，其实武学浩瀚无边，晚辈所学不过是九牛一毛，能算得什么？而且恩师再三嘱咐遇上绝无救药的奸贼袅雄，不得用绝着伤人，将来遇上赤身魔女，在她鬼计多端，阴谋暗算之下，还要请老前辈多多照顾哩！”

明因、雪庵二老，知道述明心存谦逊，彼此客气一会，边谈边吃，竟闹到月落鸟啼，尽欢而散。这时，王述先才有时间和述明单独诉说别后的情形，从学艺说到将来行道，从改名换姓又说到归宗。在这次的长谈里，王述先才知道三年前述明的师父紫虚大人，回到蒙天岭之后，立刻亲自教导述明，所以进步神速；除了所谓“灵胎经”上面的功夫，火候还没有到家之处，其余各门功夫都已十成八九，所以自中秋节后，就派他出外采药，学习炼丹救世的技术。这次就是因为往抱虎岭去采一种药草，这种叫做九叶莲的花，必须到了中秋月明的夜里才开，也要到这个时候才找得到；所以采药之后顺道经过这个山头，远远就看到一堆人，在山顶上又笑又闹，引起述明好恶作剧的天性，停在空中偷听；后来听到明因师太说出，要请自己的师父帮手，因为知道自己的师父绝不会理这笔闲帐，同时又认出述先也在这里，所以决定由自己来冒这浑水，对方既然是穷凶极恶之徒，料想自己的师父也不会因此而过份责备，这才现身出来和各人见面。

第二天清晨，明因师太一来到外面，就见王述先、王述明仍在唧唧喳喳地说地个不休，知道他俩兄弟一夜没睡，王述明的耳朵最灵，早就听出明因师太起来了，这时见明因师太来

到，连忙站起请安，然后说就要回去。明因师太知道他必然有要事，也不留他，述明匆匆叮咛哥哥回去向仲甫说明归宗的事之后，别过师太、雪庵和尚，和述先的同门，双脚轻轻一跨，身形就拔起十多丈，在空中向各人扬一扬手，一折身躯，连连几声长啸，早上得无形无影。

王述先诧异问道：“怎么明弟啸声，不像在口中发出的？”

明因师太正色道：“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，你要知道这啸声并不是口中发出，而他飞行的时候，身躯被冲破前面的罡气，而逼出来的，这是他去得太急的缘故，可能用不着一顿饭的时候，就可以回到蒙天岭去了，不过他这门功夫还是未到至善的程度哩。”

王述先又问道：“什么样子才到至善的程度呢？”

“如果到了至善，那末就不会发出声音来了，譬如紫虚上人那次飞行，很显显比地述明要忙得多，可是无声无息一掠而过，也没有风吹草动的现象。刚才述明起步的时候，因为此存忠厚不敢放肆，所以起得很慢，没有啸声，如果他像在空中那种快法，那末我们这些人都会被他的风力刮倒了！”明因师太说完了还在一面摇头，连呼厉害。

王述先见说到人会被风刮倒，扑嗤一笑道：“这才怪哩，昨天晚上他和我说可以把别人推倒，我还以为他胡吹，那知真有这么一回事！”王述先说时有意无意地看了蝉儿一眼，蝉儿立刻接下去道：“推倒？哼！下次他再来找我就给他推推看，要是推我不倒就教我好好受我一百捶！”蝉儿那付赌气样子，更惹得各人发笑。

明因师太笑笑道：“蝉儿总是不服人的，但是推倒的功夫并不是不可能的，你也不想想你那劈空掌、双推掌、碎心掌，可

也不是十步之内把人推倒，本来这种推倒的内功，在前辈一两位仙辈中，确是练到这门绝技，但是想不到述明这小年纪就也练成功，不得不奇怪吧！”这些话除了雪庵和尚之外，无不惊奇。

雪庵和尚见明因师太籍机训徒，一时倒不便开口，这时才笑对述先道：“照这样功力看来，你这位小兄弟可能连易筋经也学到了？雪庵和尚这话，本来是一种臆测，那知王述先听了听却蹙蹙眉头道：“他念的经多哩，只听说什么灵胎经九阴还没有全会……”

雪庵和尚点点头道：“这就难怪了，原来六经已全读，而且都实地去体验，当然有不可想像的武功了。”

转过头对明因师太道：“有明述这小友做帮手，我们自信绝无败理，不过为了不让顽凶漏网起见，还需要僧跑跑腿了，明天我就叫任乾玉先回村去，然后过海去走一遭，总在两年后中秋以前到这里会齐，到时候，凌霄老怪就不来再找我们，我们也要找他去，顺便来后代开活路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不过，你还要特别小心才好，因为凌霄老怪那些贼子，不会和你说什么信义，不会守什么誓约，也许他们请到好帮手之后，就会提前到来捣乱，万一被他得手，那就不值得了。”

明因师太对于雪庵和尚在紧要关头，竟是这么古道热肠，说不尽谢意，对于雪庵和尚所建议：要小心防备敌人偷袭的事项。更是衷诚采纳，彼此商好代对策，然后雪庵和尚作别了明因师徒，自回七星岭去了。

过了几天，明因师太留下罗风英一班女徒守在庵里，自己带了王述先到向涛村找王仲甫，讲明要他们复姓归宗的事，王仲甫见到王述先兄弟已经长成，而且个个都学得一身本领，如

果不趁机得胜归宗，到将来在江湖上立出名头之后更难复姓了，所以也就满口答应，刚巧遇着任乾玉在几天前回村，和王述先久别重逢，另有一番絮聘，当下由王大伯备了几桌酒，请来林逸夫兄弟和向涛村的父老作陪，当众宣布王仲甫祖孙在几年前避仇改姓，现在复姓归宗王仲甫仍称骆中明，王述先仍称于志强，王述明仍称于志敏，各人听了也无不替他们庆贺。本来明因师太原定说明了大事之后，就立刻赶回铜鼓岭的，可是被王大伯等人一再挽留，情面难却，只得暂时答应下来，那知这一席酒竟闹到半储备。这时王仲甫的一个馆徒匆匆从外面跑进来大喊：“火！火！”

明因师太，于志强两人身形一直，已从席上拔到房顶，纵目一望竟惊得目瞪口呆，明因师太连忙对各人招呼一下，和于志强一展身形，就像两缕轻烟似的消失在夜影里。

当明因师徒离开瓦面的时候，骆中明、任乾玉也同时上了瓦面，这才知道明因师徒匆忙回去的原因。原来向涛村东北角已起了几个火头，看样子约在二十里开外，却正是铜鼓岭的地区，料是强人放火，骆中明和任乾玉恐怕明因师徒人不够，忙回到屋里对各人说明了，各提了一条鳊骨长鞭，施展陆地飞行的轻功，随后赶去。

却说明因师太和于志强一看起火的地方，正是铜鼓岭的方向，知道铜鼓岭是除了自己的碧霞庵之外，渺绝人烟，看来必是贼人寻仇偷袭，给雪庵和尚不幸言中了，心里一急，忙施“流展星赶月”的轻功，一路飞驰回去。但是铜鼓岭离开向涛村二十多里，纵然明因师徒脚程再快，也需要一段时间，待得赶到山上的时候，已经是火光烧天了，于志强眼尖，已经看清楚有十几个黑影在火光里扑搏，这时，这再不能顾虑更多，喊

声“师父！徒儿先生去了！”奋起身形，刷！刷！刷！竟抢到前面去，距离搏斗的地势还有二十来丈，就拔出蒙天剑，挺身一扑“燕子追云”扑到敌人的身后，剑走偏锋，“分花拂柳”向贼人的腰部斩去；那贼人正和三个同党围攻罗凤英，如果不是存心活捉，那么十个罗凤英也早被毁了，岂知看看得手，满心欢悦的时候，身后忽来劲风，知是被人家偷袭，本能地把右手的浑天档朝后一拨，却和于志强的剑锋碰个正着；于志强这把蒙天剑，本来就是吹金截玉的宝物，而且心急救人，这一招用足了功力，岂是普通铜铁制成的浑天档能够挡得住？只听到“凉凉”一声，浑天档已被截成两段，而蒙天剑的剑锏却把贼人的脊骨斩成两截，“哎……”一声倒在地上。

罗凤英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忽见于志强一现身，只一招就毁了一个强敌，尤其知道师父也必定来到了，陡然勇气倍增，展起穿云剑，嗖！嗖！嗖！向身旁的三个人一阵猛攻。

于志强一招得手，罗凤英一时还不致落败，转眼一看，蝉儿却是遭受六个敌人围攻，可是她一枝鳗骨鞭却舞得风雨不透，惟有林燕云姐妹功力较差，虽然各自对两个敌人作形，也已杀得娇喘吁吁，还手无力。于志强连忙一抽身形，纵到燕霞的身旁，还手无力。于志强连忙一抽身形，纵到燕霞的身旁，喝道：“去帮你姐姐去！这两个宝货留给我！”剑随声到，一招“狂风扫来”拦腰向贼人斩去，头一个贼人不明就理，一顺手中的风火牌，“上下交征”朝于志强的宝剑一绞，蛮以为可以击落来人的兵器，那知于志强将计就计，一抖剑身“蝴蝶穿花”那蒙天剑竟从双轮的间隙刺进贼人的心窝。这时，另一个贼人的长剑，已从背后刺到，本来在这种时候最难躲避，可是于志强先在兵器上占了便宜，立刻一个“平地翻云”身体向前扑起五

尺高，那软绵绵的蒙天剑，却随着这一翻从贼人的心窝逸出，剑尖从下向上成为“反手撩阴”反刺进后面贼人的丹田，连肠子也割断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两个高大的身躯，接连倒在地上。

于志强杀了二贼之后，正待转身去帮蝉儿斗那群恶贼，忽听到一声凄厉的长啸，啸声阴恻恻地带有几分鬼气，于志强心中一惊，那啸声一敛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冷冷地说：“好心狠的小辈……”于志强忙转身一望，就见身后已多站一个瘦骨嶙峋身躯修长的道人，穿着一件白色的道袍，更显得阴沉可怖，如果被胆小的人在黑夜里遇上，就不被他打死，也要吓得半死。于志强本来耳目灵敏，十丈内的落叶声音也可以听得出来，而这时却人家站在身后毫不自觉，如果来人对自己有不利的偷袭，真是易如反掌，可是来人并不那样做，于志强一时摸不清到底是友是敌？只好抱剑当胸，打个问讯道：“道长何人，请赐法号？”

那道人嘿嘿笑了一阵，双目一瞪，射出两道精光，喝道：“你可是老鬼明因的徒弟？快说说！”于志强见这个三分像人七分像僵尸的道人，把自己的师父叫做老鬼，料到不是什么好路数，也就冷冷地说：“是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？……”那道人两眼一翻，忽然射出凌厉的凶光喝道：“是，就要你的小命！”两臂一垂，周身的骨节格格作响；于志强知道他蓄势待发，在不明道人的武功深浅之前，倒不是贸然进招，只得向后纵开两步，相机进击，那知瘦道人跟着于志强这一纵，竟扑了过来，右臂一伸“单掌摄魂”朝于志强的胸前打到。于志强忙移宫换斗一撤蒙天剑往道人的长臂就斩；瘦道人也知道这枝剑的厉害，忙一缩右臂，同时左掌一伸，一股强烈的劲风“拍”一声正中

于志强的右肩。于志强被他这一击，只感到肩背发麻，一支蒙天剑几乎掉下地来，身形也被瘦道人的掌风震退了两步。这是于志强习艺以来，从来未有的事，心里不禁又惊又怒，急忙一提罡气，正待给敌人一个反击，忽然听到一声大喝：“强儿住手！”明因师太已急如鹰隼扑到面前。

明因师太阻止于志强出手之后，合十当胸，对那瘦道人打个问讯道：“道长何人，恕老衲眼拙，不知在何处曾经得罪道长……”“住口！你就是明因贼尼么？三十年前你那死鬼师父勾结了一批娇邪，惨杀我的门徒，迫使我居身无地，好容易来到琼崖，你还要赶尽杀绝，找到七弓岭去，打伤我的徒儿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“道长只知其一……”“知其一就得了！”不待明因师太回答，一个双推掌向明因师太拌撞去，明因师太双掌偏飞，两人打在一起。

于志强见师父已接下凌霄剑客，正待去帮助师姐，忽然又有一股劲风从后面扑到，于志强忙一扬左手，朝劲风带势一推，“卜”一声，双方都被退两步，却又是一个清癯的道人，肩背长剑，站立在自己面前七八尺远的远方，神采虽然空，但双目斜视，隐含荡气。于志强想起他那一掌偷袭，不禁有点发怒道：“你这道人好没有道理，专事偷袭别人算是那一号的人物？”

那道人嘿嘿冷笑道：“凭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儿，也配问你师的法号？进招吧，好待你仙师送你回去投胎吧！”于志强见这道人看轻自己，心里头虽然气极，但是口头上却不肯示弱，一面全神贯注在敌人的眼睛上，防备敌人突下毒手，一面却喝道：“好狂妄的妖道，看你长得倒像个人形，却说出满口的驴话，你小爷对不肯透露姓名的禽兽，照例先让三招……”于志

强还没说完，就见道人目露凶光，袍袖一拂，一股强烈的劲风扑面而来，于志强一个“顺水行舟”往后滑出三丈，那道人的掌风已成强弩之末，那能打得到；可是，于志强口上仍不放松喊道：“一招了，快再来两招待小爷送你的终！”那道人见一招不中，立刻两脚一顿，身形腾起十来丈，在空中一个转身，张开两臂，向于志强的头上扑来。恰巧，和蝉儿对敌的六个敌人，因为站立的地方离开于志强较近，一见道人施展这种身形，惊喊一声，只得放弃伤害蝉儿的企图，向两旁跃开三四丈，以免敌我不分，落个两败俱伤。

可是，蝉儿却不像贼人这样想法，她被六个人围攻得娇喘吁吁，迭遇险招，要不是那套鳗皮衣可以挡住普通刀剑，早就丧命多时，这时在危急关头，忽见贼人四散逃避，身外压力一松，哪肯放弃这个良机，娇叱了一声，飞扑过去，“虎口夺食”，长鞭一伸一卷，竟打在一个落后的敌人身上，这一鞭又重又狠，被打的贼人“哎”了一声就倒了下去。跟着又追上另一个敌人，正待展鞭施招，忽然背后“蓬！”一声响，急忙回头一看，只见烟尘滚滚，尘石飞扬，一条小黑影却从烟尘里掠飞到自己的前面，银光一闪就把逃走的贼人斩成两段。蝉儿知道准是于世强捣的鬼，正想喝骂一声，忽然身后劲风四起，哪还让她有娇叱别人的时间？连忙一个“平地青云”把身形拔起二三丈，回头一看，又是先前和自己交手的那几个，这时蝉儿哪还把他们放在心上，身形一落，展开鳗骨鞭又和四个贼人对起招来。

这都是同时的发展，当蝉儿被袭的时候，于志强那边已经和那清癯的道人交起手来。

原来于志强见那清癯道人身形腾空而起，张开两臂凭空

下扑的姿态，陡然记得师父说过的“鹤形拳”；他知道这鹤形拳含有绝大威力，如果给他拳掌击中，当然是当场废命，就算是给他的掌风扫上，他未必能吃得消。

最初于志强已经和清癯道人递过一招劈空掌，虽然说是功力悉敌，可是当时的道人是凌空而到，没有籍力的地方；于志强是脚踏实地，所以掌风坚实，在这一点上彼此心里都有数。

不过，于志强有着超人的轻功，更能够利用这个长处去取胜强敌，这时看到道人施展鹤形法的身法，身体虽然仍在空中，但已隐闻雷的声音，知道鹤形拳外还含劈空掌，风雷掌之类的毒招，因此就打好了主意，待那道人身形落，堪堪到达自己头上的时候，忽然一个“织女投梭”就像流星换位一样，竟从道人的胯下穿了过去。本来这时于志强如果想伤那道人，只需要反手一剑就可把道人毁去，但是，于志强存心忠厚，原说过让人家三招，现在才是两招，不愿出手反击，只是趁机毁了另一个贼人，减轻蝉儿所受的压力。

那清癯的道人施展出鹤形拳的身法，还夹上“春雷劈树”的招式，蛮以为面前这少年必然毙在掌下，那和双掌将要落到敌人的头上，忽然眼底一花，敌人已失去了踪影，不禁大惊，可是掌发出的劲风已经收不回来，只打得方圆五六丈内沙石飞扬，待立定身形一看，那少年已出十丈开外，还把自己手下的人毁去一个。清癯道人这一怒非同小可，大喝一声飞扑上去。

于志强早就料到那道人必然要追过来，所以斩了贼人之后，仍然抱剑当胸悠然自得，这时看到道人飞过来，就大声叱道：“两招已经过去了，还有这一招之后，小爷绝对替你就要废命，小爷可怜你长那么老的年纪倒不容易，有什么事需要留话

的就赶快说，小爷绝对替你传到……唔……还有，还有你那那些废铜烂铁最好也亮出一点出来，不然你就样去了未免不值……”那清癯的道人扑上来之后，看到于志强气度安闲，一时也不敢大意，正待发话，却被于志强语如连珠，说个不停，到这时候那里还听得下去？也就大声喝骂道：“好小子休要猖狂，你梅岭云鹤万华剑下不斩无名之辈，报个名来！”

“对了，你少爷叫做……”

“叫做什么？”

你叫做云鹤？唔，我就叫斩鸡的于形吧，我兄弟两人，谁都会斩癰煮癰！”于志强故意不把“强”字说出来。

那梅岭云鹤万华也是绿林黑道里的成名人物，而且是字内十三凶之一，那容得于志强嘻皮笑脸的奚落？可是刚才三招已试出于志强的功力深浅，而轻功力面更是高强，实在不容轻视；“汪”一声抽出肩上的宝剑，精光闪闪，映月生寒，于志强心里不觉就是一震，不由自主地赞声“好剑！”

梅岭云见于志强赞他的剑，微笑道：“你也知道是好剑？”“可是，你不配使用它！”“胡说！看招！”梅岭云鹤原拟要把宝剑自夸一番，却不道于志强说他不配使用，心里大怒，立刻一招“走马看花”剑光如虹，向于志强的期门穴点到。

于志强看到敌人一起招，就是毒着，而且剑光耀眼，立刻身形一缩，飘起三丈多高，避过这一剑，提气立在空中道：“第三招了，我的鹤儿小心！上这里打。”虽然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仍然站在空中并不下来。

梅岭云鹤一看于志强竟能凭空停步，倒也被惊呆了，默默地做声不得，于志强知道他的心意，好笑道：“怎么？要打就上来，不然就给我滚，再不然小爷要不客气了！”这时，云鹤才恍

然惊觉自己站在敌人的前面，大喝一声，一招“野火烧天”身形跃起五六丈，飞舞宝剑一路盘空上来，于志强等他快到脚下的时候，挥起全力在右手，把蒙天剑向下一斩，叱声“下去！”只听到“当”一声，两上击发出一缕火花，云鹤的身躯果然巍巍也落向地面，那知于志强比他更快，云鹤的身躯还未到地上，于志强已经凌空扑到，一招“周处屠蛟”当头劈下。这时候，云鹤的身体悬家，万难回避，只得用尽平生之力，使了一招“霸王扛鼎”剑横一字，挡着上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又听到“当！”一声，于志强的身形固然被震出墙外，但是，云鹤更被压得像流星堕地，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。

这时，凌霄剑客大喊：“万老弟休慌，我毁了贼尼就来帮你！”那知他不喊还好，这一喊反而喊得吃何败仗。

原来于志强见自己利用这种奇妙的招式，已经压倒了梅岭云鹤，正待趁敌人惊魂未定的时候，过来取他的性命，却听到凌霄剑客一喊，于志强纵目看过去，却见师父任凭着一对空手对付敌人明晃晃的一支宝剑，已敌人逼得连连倒退，这时那顾得伤及敌人，大喝：“贼道休伤我师父！”一个“海燕掠波”纵身过去，朝凌霄客的肩上就是一剑，口里更喊：“师父快到取剑，这个娇道让给徒儿挡他一阵！”

凌霄剑客施展起他那自创的冲霄剑法，杀得明因师太并无还手之力的时候，忽然听到金刀劈同风的异声起自身后，也顾不得伤敌，连忙一招“秦王负剑”往后一撩，于志强的蒙天剑被他撩个下着，“当”一声激射无数的火花，两人手腕都震得有点发麻。凌霄剑客回头一看见是先前的那个少年，不禁怒道：“你这小儿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一展冲霄剑，“拨草寻蛇”找于志强的丁盘，于志强先前因为不明了他的招式，吃了凌霄剑客一

掌，这时那敢怠慢，立刻施展起师门的“雷霆剑法”，点、剔、挑、盘、斩、削、抽、截，只见一团银光裹着身形，呼呼风雷的声音，向凌霄剑客猛攻，明因师太的双掌竟插不上招去。可是，梅岭云鹤吃亏了于志强一招，哪能咽下这口气。见于志强已经和凌霄剑客对招，欺着明因师太徒手，立刻飞舞宝剑扑了过，于志强心里一急，竟喊道：“师父快回去拿剑啊——”声音竟抖了起来，可谓伤心已极，但是他的招式却不慢，脚下移宫换斗，迅速异常，又扑到梅岭云鹤，当头劈了一剑，云鹤待举剑截击，那知他用的原是虚招，那步一移到凌霄剑客那边去了。

明因师太一看这两个强敌，知道任凭赤手空拳，无论如何是不能取胜，可是回庵拿剑，又恐怕几个徒儿遭遇毒手，内心也矛盾已极，又听到于志强颤抖的声音喊道：“师父怎么还不去——”说到“去”字的时候，竟像是哭出的声音，凄厉异常，明因师太知道如果再不行，万一于志强心急失招，则师徒六人就要全毁，只得含泪喊道：“徒儿小心，为师就来！”一身形扑向火光融融的庵里。

明因师太一离现场，凌霄剑客就向万华招呼：“先毁这小鬼！”支两宝剑同时一左一右向于志强截来，但是明因师太一走，于志强的心中也大为安慰，此时见两支利剑斩到，立刻身形一拔起了五六丈，弯腰撇剑一招“苍龙取水”，“当当”两声，凌霄万华两支长剑竟被荡开去，于志强身形变，立刻又是一招“玉带围腰”朝着凌霄万华两人就截，已操纵了主动先着的权利，凌霄剑客和梅岭云鹤那肯吃这个后手后着的亏，立刻一变剑招，各展绝学，要夺回先手权利，那知于志强比他更快，一见对方不理他的招式如何，各自舞起一团剑光，就知道对方的意思，立刻使出“猴王剑”来，只见寒光霍霍，剑气腾腾，加上“鹤